

书林漫步

ChatGPT的宣战

◎朱朱

最近的几次朋友小聚,饭桌上无一例外都会提到ChatGPT,对谈火爆到喷香的烤肉凉成火腿都无人问津,几个半洋文的已经站到了全人类的对立面,仿佛他们已经是外星人。忧心经济的同时,觉得面对人工智能,人类必败。

ChatGPT的一部分功能跟早已普及的小爱同学差不多,背后是大规模的数据库和深度学习算法的训练,可以接收自然语言并加以分析,然后用搜索引擎找到你要的关于天气、新闻、娱乐、健康等各种类别的答案,再用人声播放出来。刚开始使用时,人们可能会对其表现出来的幽默、调侃说笑觉得有趣,因为更像人而感到惊喜,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,永远只有那几招,翻来覆去地被使用。

开发这个软件的公司早已赚了大钱,因为但凡想要使用的,哪怕是好奇者,在问了超过两个问题以后就会被要求注册,年费大几百。当然注册以后也不会辜负你,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你提出的各种问题。据说美国大学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学生都在用ChatGPT来做作业,今年一月开始,许多大学已经向所有学生和教师发送了邮件,要求禁止使用ChatGPT等一切基于AI的工具,以防止学术欺诈和剽窃。确实,这个软件发明以后,谷歌、360寂寞得都想写诗了。

每一次网上出现一拨AI创造的作品,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忧虑,比如动画电影《去你的岛》海报颇有宫崎骏的风格,就是AI制作的。导演陆川也说过,AI制作的海报有时候比广告公司耗时一个月的作品都要好看。但是王安忆和余华在一场关于“现实与传奇”的文化座谈中也提到,AI的完美制作,哪怕他能写出一部小说、生成一个报告、一首看起来还不错的诗,跟人类的创作相比,还是不完美的。

因为AI没有人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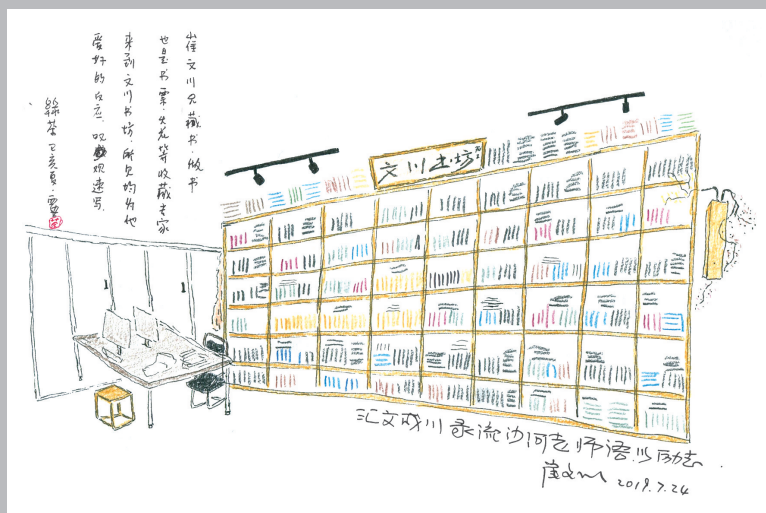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数据而没有体验感的作品,远不如人类本身有感而发的文字那么给人以慰藉和希望。

后来想想,那些提到ChatGPT便好有优越感的人,即便是忧虑,也只不过是炫耀,好像别人不懂似的。AI最擅长的还是对数据库的处理,而非与复杂的人性打交道。一个朋友深受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困扰,盯着软件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,一开始的逻辑且严密的回答还能让朋友满意,但每一个回答后面都会提到“要根据具体情况咨询专业人士”。五个问题以后,朋友抛出一连串的“灵魂逼问”,ChatGPT便开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,让他看了便想撞墙摔手机。庆幸自己没有包年,而只是交了一个月的会员费。

人类本身的思考能力和创造性以及灵活性都是智能无法取代的。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而已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崔文川

1967年生,藏书家,藏书票创作者。



文川书坊 西安崔文川的两座藏书楼各有特色,既是读书的地方,也是工作室。爱书人能有如此多的藏品,并能把这些当作工作的一部分,何其幸运。

书边杂写

“陶风”

◎闫笑

1943年4月,周作人游苏州,有陶亢德与柳雨生伴行,“柳君坚邀周氏到上海一行,他无论如何不肯”,以致“雨生竟泪下如雨”。纪果庵听闻后,开玩笑说,“不知陶风在侧,作何等吹拂,才使雨过天晴耳”,并以诗咏其事,“陶风柳雨到吴门,为看明月佛前身。一闻沪渎行程罢,凄凉心绪泪沾襟”,且附注说,“亢德称风,非专与雨生作对句也,自《宇宙风》而《西风》而《谈风》皆与陶公有关,且诸刊中又有西北东南阴阳怪气之风,亢兄其真可以代表‘国风’也乎?既为风姨,吾乃从而风之”。

惟在此前后与“陶公”有关的还有《风雨谈》《欧风美雨》《大风》,或编者,或作者。据说,他另外有“筹而未办的《文风》”,曾向柳雨生等征稿。1945年8月,柳雨生“在友人的书桌上,看见一块很大的锌版印出来的封面样子。那是前几个月说是要出版而终于不动的《文风》。锌版用的是陶渊明杂文里《感士不遇赋》的一叶,中有警句云:‘真风告逝,大伪斯兴。’这八个大字,充满了悲愤和辛酸的味道”。

而十余年后,有着“怕风怕水的性格”的陶亢德,却与其他知识分子共同遭遇“整风”,但这段经历在《陶庵回想录》之内着墨不多,只在写右派的《跌跤了》一章带过几笔。坊间流传着一份他亲笔所写《整风中的体会》,只有两页,其中提到“反右斗争”,应该写于1957年6月以后。陶亢德说,“‘知耻近乎勇’,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”。与手稿并存的《销毁文件登记单》之上,还有范钦安等名字,而登记时间为1985年4月10日,经办人王秀芳。

“反右”以来,陶亢德被错划“右派”,自沪入皖“劳改”。“全市结束之后,出版局长罗竹凤召集了一次右派分子大会”,对陶亢德等人说道,“你们跌跤了,没关系,爬起来就是了”。



新书快递

唯有书籍:
读书、藏书及与书有关的一切
[英]汤姆·摩尔著 李倩译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书签、藏书票、书籍装帧;二手书、私人藏书、特装书、被遗弃的书;图书馆、书店、书展、读书俱乐部……作为一件物品出现时,书远不是承载内容这么简单。我们与书相遇,衍生出一系列故事。

寻纸
汪帆著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作者以亲身经历结合专业视角,考察了各地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及传承现状,记录了“寻纸”过程中的点滴。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探寻手工造纸术孜孜不倦的坚持,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传统手工纸制造业的现实画卷。

如何做出一本书
[英]贝基·戴维斯等绘 姬越蓉译
四川美术出版社

本书以独特的场景对话形式,展现了图书诞生过程中的丰富细节和趣味知识,精彩多样的场景变化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,与作家、编辑和设计师面对面,一起展开头脑风暴,亲自参与一本书的创作全过程。

线的文化史
[英]蒂姆·英戈尔德著 张晓佳译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者的叙述穿越了古希腊和日本的传统音乐、西伯利亚楚科奇人的迷宫、中国的书法和西方的字母表……通过对各种文化中形态各异的线的考察,编织出一段连接古代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技术与艺术、自然与文化的大历史。

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方有《书楼寻踪》

◎黄斋

无论是古籍收藏之丰富,还是读书写作之勤奋,韦力都算得上一个传奇。我最初注意到他,是因为读了《书楼寻踪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)。这是一部游记体的书话集,虽然所记为藏书楼,而非藏书。但了解一座藏书楼,它的主人、它的度藏、它的兴衰,必须读许多书。寻找这些藏书楼的遗址,亲临现场,实地考察,必须走许多路。这本书,无疑是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

的成果。

读书和行路可以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,不言而喻。而在阅读和旅行时,希望将心得和见闻与人分享,又是人之常情。所以,读书记和游记这两类文体,历来都不乏作者和读者。韦力的《书楼寻踪》将两者结合起来,必然大受欢迎。他近年的写作,正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前,而且越走越宽阔。从探访藏书楼,拓展到藏书家之墓、古旧书店、书肆、书坊、

书局、书院以及今人书房、古籍拍卖现场、与书有关的会议;从寻觅藏书家遗迹,拓展到觅诗、觅词、觅曲、觅文、觅经、觅圣、觅理、觅宗……一路写来,洋洋洒洒,蔚为大观。

韦力的足迹,真是“踏遍青山”。前些年,他还来到我居住的滨江小城。本地几位书友陪他到大街小巷“寻踪”一番。晚宴小聚,得以幸会。他精力旺盛、兴趣广泛、记忆力好、下笔神速,都令人羡慕、钦佩。

书评书话